

六藝之一錄



詳校官中書臣陸湘

貢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宋枋遠

謄錄監生臣李廷讓

篆隸監生臣郎錦駒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錄卷十四

錢唐倪濤撰

金器款識十四

周寶和鐘一

忒止朕皇且文青廟鼎鐻
忒止朕皇且文青廟鼎鐻
走作朕皇祖文考寶和鐘
走其萬年子孫永寶用享

周寶和鐘二

銘識同前

止肅皇且父考勳勳

甘泉天子天子勳勳

周寶和鐘三

銘識同前

止肅皇且父考勳勳

止肅皇且父考勳勳

第一器高一尺二寸甬長五寸二分徑一寸九分兩

舞相距八寸三分橫六寸兩銑相距九寸七分橫七寸一分枚三十六各長一寸重三十四斤銘二十二字

第二器高一尺二寸六分甬長五寸八分徑一寸二分兩舞相距八寸九分橫六寸二分兩銑相去一尺五分橫七寸五分三十六枚各長一寸五分重三十二斤銘二十二字

第三器高一尺一寸二分甬長五寸二分徑一寸七

分兩舞相距八寸橫五寸六分兩銑相距九寸三分
橫六寸五分枚三十六各長九分重三十二斤銘二
十二字

右三器皆銘曰走夫走自卑之辭如司馬遷所謂牛
馬走是也且孤寡不穀侯王自稱之耳曰文考者如
曹楚晉衛或侯或王皆以文稱蓋以德立國者必曰
文以功立國者必曰武是則稱文者特不一也然此
鐘制樣皆周物豈以追享文王而作歟在周之時於

后稷曰思文於文王曰文考於太姒曰文母稱其德也今曰皇祖文考則宜在成康之後作樂以承祖宗

時耳

博古圖

景祐中修大樂冶工給銅更鑄編鐘得古鐘有銘於腹因存而不毀即寶龠鐘也余知太常禮院時嘗於太常寺按樂命工叩之與王朴夷則清聲合初王朴作編鐘皆不圓至李照等奉詔修樂皆以朴鐘為非及得寶龠其狀正與朴鐘同乃知朴為有法也

集古錄

右寶龢鐘銘藏太常凡四鐘款識並同初景祐間李照修雅樂所鑄鐘其形皆圓與古製頗異時又別詔胡瑗自以營法製鐘磬會官帑中獲此鐘其形如鈴而不圓馮元等按其款識以為漢魏時器于是令瑗倣其狀作新鐘一縣十六枚然不獲奏御但藏諸樂府而已今按此銘文字皆古文為周以前所作無疑而元以為漢魏時器蓋失之矣

金石錄

右二鐘銘皆曰走作朕皇考寶龢鐘走其萬年子子

孫孫永寶用享按爾雅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以此銘考之祝以萬年蓋周器也走之名於經

傳無見蓋昔人自以稱謂猶孤寡不穀臣僕愚鄙皆

謙損之辭故司馬遷自稱曰太史公牛馬走班固自

稱曰走

漢書作僕
文選作走

亦不任廁技於彼列說者謂以猶

今自稱下走之類此器所謂走者如此然則走之號

非獨始於漢蓋亦上矣此銘上言走下言朕與左氏

所謂吾祖也我知之同意其曰皇祖文考者按左氏

衛莊公之禱曰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此所謂皇祖文考者亦猶衛侯所謂皇祖文王也走者周之宗室亦文王後故稱文王曰皇祖昔武王伐商以造周嘗稱文王曰文考至其子孫距文王遠矣猶曰考者蓋推本而言之至若廢之文考尊師餘之文考彝戩之文考敦但曰文考而不曰皇祖其皆周初之器乎與此鐘異矣是鐘於于鼓之間飾以雙鳳側著一字亦象鳳形若周烏鐘之制昔周之興也

鶯鶯鳴于岐山蓋在周文王之世而君奭有曰我則
鳴鳥不聞孔子亦思鳳鳥之至皆有懷於文王鶯鶯
鳳類也二鍾飾之其鶯鶯歟所謂作寶龠鐘者按國
語泠州鳩之論鐘曰大昭小鳴和之道也和平則久
久固則純純明則終終復作樂所以成政也故秦銘
勲鐘名曰昭和鐘而此名曰寶龠鐘意蓋若此文王
以徽柔懿恭之德脩和有夏後世於禮樂聲容之間
皆象其德故相禮於清廟則曰肅雝作樂於鐘則謂

之寶龠鐘平則久克成厥政宜子子孫孫寶用以傳

久也

東觀
餘論

寶龠鐘高八寸一分衡甬高四寸四分兩舞距七寸
七分橫五寸五分兩欒距八寸九分橫六寸六分重
十斤五兩祕閣寶龠鐘銘曰走作朕皇祖文考寶龠
鐘走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享呂氏說曰太史公
稱牛馬走其後班固蔡邕亦皆以走自見於書蓋卑
以自謂託於此也或謂托於下走自漢如此周人未

嘗有此嘗攷之夫以作宗器薦之祖廟宜刻名以自
列其曰走為賤稱非言懼名禮此昔人所慎也走自
是著名以別支子況於子孫其可以名廢耶古人於
書走足走正同文在今其有據者如此又如不可據
者尚多此皆未有可考也禮官曰銘稱皇祖文考謂
祖文王也世數雖遠蓋推本原不然昔人衛莊公曰
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古人稱文祖文考不
必舉謚如襄公曰文祖則可以考矣豈必文王之子

而謂文考以其皇祖稱考又不可附其說古器刻銘
若賡作文考尊師賡作文考彝戠作文考敦豈皆以
文王享乎且諸侯不可得通天子其得通天下而享

之非周制也

廣川
書跋

寶鈇鐘二與前一器同制而較小禮官考其權量度
數其高七寸五分衡甬高四寸二分兩舞相距七寸
橫五寸三分兩欒相距八寸四分橫六寸重十三斤
十二兩以今太府法制求之如此其鐘以雙鳳為飾

又其旁刻字作鳳形若鳥鍾飾鳥為名舊號鳳鐘古
著字本象形故凡有形之物必寫象以見欲其有識
也至於形不可得與無形象而可求則凡有意可會
有事可指皆為別類以見若其事可假其聲可諧其
意可轉而相授皆字之變也嘗考古文鳳字但畫鳳
尾為之小篆轉以為朋司馬彪曰鵬者鳳也然則鳳
形為銘知為鳳也或曰周之興鸞鸞鳴于岐陽疑周
人著瑞以示後世此余不得而知也

廣川
書跋